



生日与忌日

□谭非子

1982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是我三岁的生日,26岁的父亲在这一天抱病去世。

三岁的我,对父亲有些朦胧的记忆。屋檐下,父亲光着膀子,静静地躺在木板上,成九乡亲正在给父亲理最后一次头发。父亲的嘴角和腋下紫色的斑块,三三两两的人在旁边谈论着。我那时是不懂一个人死亡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叫死亡——我以为,父亲是累了,睡着了。

父亲的丧事办完后,家乡磁碗湾的坪上多了一座新坟。太阳从父亲坟后面的松树林升起,前方空旷处是山地和梯田,远方就是起起伏伏的大山,还有隐约可见的村庄。我想父亲的时候,便去那里,爬上父亲的坟头,高声地唱歌。我并不知道父亲已离我远去,我只是以为父亲睡够了他会醒来。

我时常去父亲坟头上玩,虽然是一堆黄土,却因为父亲在那里,感觉他离我不远。看到我,过路的熟人会故意问我:“你爸爸呢?”“我爸爸,在这里睡觉呢。”我总爱大声地回答熟人的关心,或并没有恶意地戏耍。

但父亲永远也不会醒来了,即使是在我梦里,也很少走进来——也许他也曾经历过千辛万苦走进来过,只是我小小的记忆里,没有他清晰的容颜,无法将梦里那些关爱我的人与他对上号。从此,我与母亲留在生命的长河里,经历着一些必然的冷眼和辛酸。

下雨天,母亲不能到地里农忙。她却不肯也不能歇息,又坐在用竹子扎的阁楼上,缝补衣服,低头细细缝补,我曾经偷偷看到,她眼里的泪水滴落在缝补的布上。有时,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便会放下针线,走到窗台旁,取下一面比巴掌大些的圆形镜子——镜子的反面压着一张黑白照片,这是父亲当年在临溪中学就读时的毕业照片。

“站在右边柱头下的第一个人,就是你的爸爸。”母亲会大声叫我过去,像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用手指着父亲站的位置给我说。

渐渐地,我开始长大,也明白父亲已去了另外的世界,我需要独自去扛起人生的风雨。我与父亲仅仅只有三年的生命交集,但我深爱父亲,听母亲讲述他对我爱,足以慰藉我的一生。

我呀呀学语时,也开口吃各种食物。父亲焦急家里只有少量的洋芋和玉米度日,拿不出有营养的食物给我喂养,于是,为了赚钱买肉,他开始跟着村里的人去百里外扛木料、下苦力。在一个月亮高悬的深夜,他扛着一百多斤的木头,下白岩脚、过倒石桥、走官渡河、爬山登坡、下大枫林,到当时的万县武陵镇长江码头,换来一块六角钱。返程中,他在路上称了一斤猪肉,兴高采烈地拿了回家。此时,将近正午。父亲将猪肉切成细丝,与咸菜一起炒好,却将肉尽数挑出来,全喂给我吃,他和母亲只吃咸菜丝。至今,我不大爱吃猪肉,母亲便埋怨说,就是那次父亲给我喂,吃得太多了。

读懂父亲

□舒德骑

父亲早已辞世,他坟头上的荒草已有50多个春秋的荣枯。今年中秋回老家去看他,见那坟头已塌,墓碑上写满了沧桑。

不知何故,或许是人到晚年怀旧的情愫使然吧,近年来我时常想起早逝的父亲。一想起父亲,心里总掠过一阵苦涩和辛酸,可有时却又莫名地升腾起几许苍凉和悲壮。到如今,我才自以为真正读懂父亲,不但不觉得父亲很卑微,反而对他仰而视之——但遗憾的是,我已早为人父,年过古稀了。

父亲是个很渺小的人。在小城,除了上年纪为数不多的老人还记得他外,他已犹如打铁时溅落的一粒火星,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父亲是个铁匠,身材瘦小,背佝偻时大约只有1.6米。12岁,他人还没有打铁的砧桩高,就开始跟爷爷学打铁。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农奴》,片中的女主人公兰朵父亲说:“铁匠,连骨头也是黑的。”这话不假。在我的印象中,无论冬夏寒暑,无论刮风下雨,父亲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天黑了才收工。在那狭窄昏黑的打铁房里,每天煤烟升腾、火星飞溅、黑汗纵横、烟尘裹身。那风箱扑哧扑哧地喘息,人也如磕头般捣腾。难怪隔壁石大爷也说:“铁匠铁匠,像根烟棒;天天火烤,天天心焦。”是的,尽管父亲如此死活挣扎,在儿时的记忆中,是母亲时常端只碗到邻家借米和冬天里我们破鞋中抽出来的5个脚指头。

苦也罢,累也罢,可父亲生命中还灾祸不断。1949年前,由于家境贫穷,大的几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作为父亲,眼睁睁看着年幼的孩子一个个离他而去,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父亲30岁左右时,一个收破烂的麻糖匠拿来一枚铜质圆形东西来让他鉴别,父亲随手就将那东西放在打铁的砧墩上——未料想,这是一枚炮弹的引信,遇热后就爆炸开来,父亲当即就被炸得鲜血淋漓。因无钱上医院,他在床上呻吟了几个月,最后还是位江湖郎中治好了他的伤。但从此他失去左眼。在此后的岁月中,父亲就凭着一只眼睛,继续维持着打铁的营生,养活老老小小一大家人。那种顽固、艰辛和痛苦,可想而知。

后来,父亲进了集体企业。但每月二三十块钱的工资,根本养不活一大家人。为了一家老小入口人的生存,他白天在单位上班,早晚便在家中一个角落砌了简易炉子,既煮饭又能

母亲说父亲的病起得很急。1982年夏天,我家的稻子长势好,收成不错。父亲做事勇猛,挽高裤腿、扛起板斗、穿过森林、爬坡上坎去收谷子。忙了几天,刚把谷子打完,这天早上,父亲一早起来,感觉头重脚轻,声音低沉,脸上泛红。母亲说,看情形父亲是伤风感冒,叫他在家看管我,不要到田地农忙。

待到晚上,父亲说身上发热,不想在楼上睡觉,只想在楼下搭个凉床睡。半夜,父亲突发口里来血,母亲又惊又怕,哭喊着请来院里四个青壮劳力,用滑竿将父亲连夜抬到临溪镇医院。

母亲背着我,送父亲到医院,已是凌晨三点。

由于走得匆忙,加上家里贫穷,母亲身无分文,医院只让父亲入院待医。于是,母亲又背着我从医院返回老家。二十里的路程,我相信这是母亲一生中感觉走得最长路。

回到家,天已蒙蒙亮,母亲赶紧找乡亲们借钱。但乡亲们也没有,母亲只好到镇上的信用合作社贷款。她急忙找证件,又找亲戚或熟人去当证人。可有的说有事,有的说当不了证人,几经周折,等母亲从农村信用社贷款二十元出来,已是中午。她焦急地跑到医院交了钱,开了药,为父亲取来吊瓶,满头大汗地抱着药品吊瓶推开父亲病房的门,却一眼看到父亲已死在病床上。瞬间,母亲手中的药品吊瓶散落在地上,她只能抱着父亲痛哭不止。

按照现代的医学猜测,父亲得的病多半是风热感冒,乡下人又称热急病或热感冒,病因便是冒着酷暑连续几天几晚辛苦地劳动,皮肤上的汗水受了热风,同时水也喝得少,没能及时排除浸入人体的热毒。当年乡间医院医术有限,这在乡下算是十分凶险的病——即使在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区上和镇上医院,许多医生也会将其当成风寒感冒医治,最终会导致病情越来越重……

人生中,有些时间就像是一种爱与愧疚的巧合。父亲去世的这天,刚好是我三岁的生日。我的生日,成了父亲的忌日。从此,我每过一次生日,便会想到父亲对我的爱,想到这一天里,贫穷的我们对父亲的那些愧疚。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

敲打点船钉之类的小铁件换点盐米钱。日子就这样艰难地过着,我们大小六姊妹没有被饿死冷死,也没有一个去小偷小摸成为社会的累赘。

父亲一辈子活得很可怜。

他如同一头被蒙上眼睛的老牛,蹒跚着又饥又渴地拉着沉重的生活碾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着碾盘边上那个圆圈,气喘吁吁、筋疲力尽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他一辈子吃的是干枯的草,喝的是苦涩的水,眼睛上蒙的是黑布条。他不知道碾房外面还有蓝色的天空,天空中还有五彩的云霞,云霞中还有自由自在飞翔的鸟儿,鸟儿们还能无忧无虑地唱着悠扬婉转的歌。

父亲一辈子引以自豪的是他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一块烂炉钢到了他手里,如同揉面团一样,一会工夫就被他揉搓成了锋利的镰刀和斧头。但一个残疾的民间打铁匠,在人们眼里其实是非常卑微和渺小的。他和天下所有的劳苦人一样,如同生活在丛林里食物链的末端,一辈子只能为生存而奔波、劳作和拼命。

令我们悔恨万分的是,儿时的我们,哪里知道世事的艰辛,哪里理解父亲的苦难,甚至嫌自己为何要降生于这个贫贱的家庭,父亲为何是一个打铁人。

父亲那叮叮当当的铁锤声,一直敲到他生命的终点。直到临死前几天,父亲还硬撑着极度衰弱的身体拄着拐棍去上班。他是带着满身被铁灼火的疤痕和几件有破洞的衣裳入殓的。在荒坡上埋葬父亲时,当我给父亲正了衣冠、盖上棺木、捧土掩埋他老人家时,我泪如雨下万分伤心——但那时我还不能真正读懂父亲。

是的,父亲一辈子很渺小、很卑微,没有文化也讲不出什么带哲理的豪言壮语,但他羸弱的生命中所蕴含的那种刚性、韧性、耐性,我辈自愧弗如;父亲面对人生苦难时的那种镇定、从容、豁达的态度,我辈更是望尘莫及;父亲吃苦、耐劳、仁厚的本性,我辈也差之千里。

秋风萧瑟,夜雨敲窗。我读懂父亲虽然太晚太晚,但我还是要把自己的感悟告诉我的晚辈们。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秋意晚

□阿涓

片片黄叶
舞动飘零,这不是
夏末的尾声
也不是
晚秋的序曲

这是闲愁深得刚好
霜雪将至
山野哽咽难言
我有素笺,
欲写微雨落花

山寒,水瘦
雁字不轻盈
心情被划伤
尘世
非我独自彷徨

又见骑黄牛的孩童
问我不是
花溪的隐者
我答
乡音已改
青山已白
来客与春风
皆已疲惫

枝头鸟鸣渐息
留出一抹宁静
我按住汹涌的暗潮
手不停颤抖

缕缕桂香飘荡
抚慰了
我的寂寞心房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副秘书长)

阳光推开木门

(外一首) □蓝冰

秋天到了
去乡下,采撷两三云朵
抑或,一把野菊

再回到母亲的小院
拜访蝴蝶、蚂蚁
和久违的虫鸣

午后,坐在百香果藤架下
喝一杯茶,打一个盹
等阳光推开木门

眯上眼,看她轻挪碎步
攀着裙裾,慢慢
爬进我的怀里
就像多年前的女儿

——撒着娇
融化我一身的疲惫

炊烟

小时候,炊烟是一条丝带
一端系着天空
一端系着母亲的灶膛

长大后,炊烟是甜甜的
儿童诗
读着读着,就看见了
棉花糖、可乐鸡翅
还有满天繁星、一池蛙鸣

人到中年,炊烟是
不可复制的念想
敲破回车键
回不去的,依然是故乡

昨夜梦里,炊烟是一幅
流动的画
我伸出双手
却怎么也抓不住它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

